

封面档

《时代》

口服避孕药  
诞生50周年



1960年5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许可了一种新式口服避孕药的问世,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仍然为它争论不休。现在世界上每天有超过1亿的妇女服用这种小药片,它虽然小,作用却很强大,而且一直在争议。支持者希望通过它减轻“发生意外”的压力以此巩固婚姻,而反对者则认为它加剧了性放纵和通奸的比例,破坏了家庭。1999年《经济学家》曾把口服避孕药的发明称作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进步,但本世纪最具有影响的一位女权运动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则认为口服避孕药的影响被高估了。尽管研究表明服用口服避孕药的妇女极不可能因为癌症、心脏病等原因而过早死亡,但还是有很多人怀疑它是否利大于弊。

《经济学家》

地球的力量



灾难是关于人类和未来规划的,而不是大自然的一场盛况表演,冰岛艾雅法拉火山的爆发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在这场地球力量的展示后,有两个争论显现出来,第一个很直接也很实际——这场混乱是不是人为造成的,是不是因为管理者对于本来不大并且可控的风险投入了过大并且高成本的反应。第二个更具有哲学的意味——这场灾难是如何诠释“人类无法控制自然”的。对于第一个问题,需要采取新的更加公开正当并且长远的管理方法。而当提及造成人类面对自然无能为力原因时,部分是因为人类自身不愿意被“在灾难面前到底能够做什么”这样的问题所烦扰,而要保护好我们的星球,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烦扰,而不仅仅是关注火山这样的小事。

《新闻周刊》

奥巴马的“坏警察”

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对奥巴马和希拉里来说,需要一段时间来找到他们共处的平衡点,而在去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之后,这两位先前的政治对手突然转变为外交领域版的“警界双雄”,他们不仅在外交上取得部分胜利,在关于二者关系以及如何领导方面也有了更加成熟的认识。如今,二者从斗争者转变为友好搭档的过程还未完全实现,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赵玉洁 编译

友善与伪善

从小我们就被家长教育:要与陌生人保持距离,因为对方极可能是人贩子。后来,还有一部大红大紫的电视剧,就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弥漫着让人喘不过气的压抑氛围。“离陌生人远远的”或许是东方独特的思维方式:含蓄、内敛,并时刻保持谨小慎微,以避免可能的伤害。不过放到美国,这就完全行不通了。

刚踏上美利坚领土的第一站——海关,我就感受到了与国内完全不同的西方式热情,素未谋面的边境官居然饶有兴致地问我同行的中国女孩是不是我的女朋友。我答不是,他竟有些遗憾,说道:你们看上去还挺般配的。我很难不将其与中国签证官的“冷艳”相对比。

很多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都会迅速养成一种过于“热情洋溢”的行为习惯。在公寓的电梯间里,遇上哪怕从未见过的邻居,大家也会彼此点头示



常江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曾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现在美国西北大学访学。

意,偶尔还会问上一句“how are you”——并不是真的关心对方身体或心情好不好,而纯粹只是表达一下友善,类似于中国熟人之间询问“吃了没”。有的时候,此类寒

暄甚至会“深化”为陌生人之间的交谈,轻松随意,事后回想起来会感受到淡淡的美好。有一次,我和朋友在地铁站等车,肆无忌惮地用中文讨论一个问题,一位白发苍苍的美国老太太就站在旁边静静地听。待我们的讨论告一段落,她竟兴致勃勃地问我们刚才讲的是不是汉语普通话,因为“听上去像音乐一样美”。于是,我和朋友受宠若惊,连忙感谢她的友善,她却幽默地答:“应该谢谢你们让我这个老太太偷听了半天。”

当然,在汉语里,除了“友善”,还有“伪善”,两者只相差一字,往往很难做出泾渭分明的区分。事实上,美国人的热情和礼貌,在相当多的时候并不代表内心的真诚,而更多是种姿态。好友小镛的路考过了半年,仍不见DMV寄驾照来,无论打电话过去还是本人直接奔过去,负责接待的公职人员无不笑容可掬,一口一个sorry,但驾照的寄来仍是遥遥无期。我本人的“悲惨”经历,则

是与保险公司的交道:总计打了六七次电话,要求对方将我的医疗保险卡和保单寄来,每次对方都是无比耐心地听我发完脾气,再无比和蔼地向我承诺第二天就会寄出,但四个月过后我仍未见到卡单的影子,饶我百炼钢也瞬间成绕指柔。在陌生人无比强大的友善面前,大发雷霆只会让自己感觉自己很没教养;但友善过后,该办的事儿人家照样不办,这就跟“伪善”差不多了。

不过,尽管有滑向“伪善”的危险,笔者仍认为保持表面上的“友善”对于一个社会的安定和谐而言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做到对陌生人的表面友好,才能渐渐过渡到人与人之间打心里对彼此友好,这与“政治正确”和“实质正确”的辩证关系是同一道理。用中国话来说,无论买卖做成不成,只要彼此问了“how are you”,就算有了人情;茫茫人海中,若有缘再见,说不定就能成为朋友。

当“就业”变成“就家”

全球金融危机让韩国的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虽然最近韩国的经济呈现缓缓复苏之迹象,但是韩国大学毕业生就业趋势却一直萎靡不振,大学生“毕业后就失业”也成为当今在韩国最热门的社会话题。

面对当前最严峻的就业形势,他们不是埋怨政府的绩效和相关政策,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提高自己的综合水平。在韩国,无论家庭条件如何,大部分的大学生在大学期间或多或少都有过打工的经历,通过课余时间的勤工俭学,增加了自己零用钱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工作经验。反观我们国家,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出来打工的大部分是因为家庭条件困难不得已而为之,因此,和韩国的大学毕业生相比,我国大学毕业生对社会压力的承受能力要稍逊于韩国的大学生。

到了即将毕业的大四阶段,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中



刘俊杰

刘俊杰,韩国首尔大学政治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东北亚国际关系的相关研究。

韩毕业生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差距就愈发明显了。在韩国,虽然大四课程不是很多,可是对于韩国人来说,这最后一

反而成为大学生活中最繁忙的一年,为了能找份“更加稳定的工作”,毕业生们除了完成毕业考试及毕业论文以外,还要准备韩国大企业招聘所要求的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从而增加自己的竞争实力。笔者曾经在今年2月底在韩国参加了一个韩国朋友的大学毕业典礼,毕业典礼那天很隆重,毕业生们的家人、朋友纷纷来庆祝朋友的毕业,大家吃完午饭后本以为那个朋友要痛快地放松一下,可是只见那个朋友迅速脱下毕业服装,随即拿着学习材料去图书馆了,后来才知道,为了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他要准备托福、HSK(汉语水平考试)、电脑以及相关的资格证等,“越到毕业越忙,越累”成为现在韩国大学生的普遍现象。而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大学生在毕业时,最先考虑的是通过人际关系来寻求解决就业难的突破口。

当然,由于就业难的缘

故,最近很多韩国毕业生选择了出国留学或者继续深造,虽然这不能根本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可韩国毕业生利用假期或者休学出国短期研修的规模却不断地扩大,同时,受到汇率的影响,现在韩国人更多的选择是去国外进行短期的研修,既减轻了就业压力又能学习,可谓一箭双雕。另外,韩国的法律规定男生必须去军队服役2年以上,所以对于男生来说,毕业后去当兵也是一种暂时逃避就业危机的方法。而对于很多女生来说,通过结婚来逃避危机也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因此,最近韩国出现一个崭新的单词“就家”,意思就是“用结婚替代就业的女大学生”。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韩国,就业难这一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在韩国,虽然经济逐渐恢复,李明博政府仍然要求各个企业继续创造工作岗位,以缓解就业压力。

美国“80后”眼中人生什么最重要

美国人对“80后”的研究非常广泛,而且与前几代人进行多方面的对比。最近一份研究对美国“80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们是自信、富于自我表现、自由、乐观和更易于接受社会变革的一代。

美国人将1928年以后出生的人分为四个世代,即:沉默的世代、婴儿潮世代、X世代、千禧年世代。沉默的世代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经济大萧条,他们将自己这一代的特性归结为聪明、诚实、有职业操守和道德观念的一代。婴儿潮世代经历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经济的繁荣,他们将自己这一代的特性归结为最有职业操守、尊重他人、有道德观念和聪明的一代。X世代经历了人类信息革命,他们将自己这一代的特性归结为大量应用科技、有职业操守、更加保守、聪明和尊重他人的一代。千禧年世代指的是从1980年到2000年出生的人,也就是中国最常用的一个词:“80后”。他们经历的科技和信息革命比X世代更加广泛,他们



乔磊

美国《侨报》副总编辑。

将自己这一代的特性归结为更广泛应用科技、喜欢音乐和通俗文化、更加自由和宽容、聪明和时髦的一代。

根据美国媒体对“80后”所作的一项大规模调查,“80后”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价值观相当保守,在他们心目中家庭价值是最重要的,对名望最

不看重。在物质利益上,美国“80后”很渴望能拥有住宅和较高收入的职业。

30%的美国“80后”将拥有一个成功和美满的婚姻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而30岁以上的人群中有35%把成功和美满的婚姻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在此点上“80后”的比例要低于30岁以上的人群。在“80后”不同族裔人群中,白人“80后”比其他族裔“80后”更看重有一个成功和美满的婚姻。三分之一的白人“80后”将成功和美满的婚姻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而其他族裔的比例是25%。在美国18岁至29岁的“80后”人群中,有23%的人已经结婚,但他们的结婚率显然比上两代人要低很多。

除了婚姻和家庭,美国“80后”中还有21%的人认为帮助他人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略高于30岁以上人群20%的比例。同样,拥有自己的独立住宅也是“80后”的一个梦想,20%的美国“80后”将拥有住房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30岁以上人群将此视为人

生最重要事情的人数比例为21%。在以上这两个问题上,美国“80后”和上一代人的想法差异不大。

对宗教信仰的减少是美国“80后”生活观的一个重大变化,只有15%的“80后”认为过一种非常宗教化的生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而有26%的“80后”认为过宗教化生活对他们而言不重要。

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享受生活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不是美国人在人生中最看重的事情。美国“80后”当中只有9%的人认为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享受生活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在人生中最重要,30岁以上的人群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比例为10%。

尽管“80后”是高科技时代的宠儿,网络时代也为他们提供了最便捷的方式,但在美国“80后”当中仅有1%的人认为成为名人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3%的美国“80后”认为成为名人是他们人生一件很重要的事,而高达86%的“80后”认为成为名人在其人生中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